

虞初新志

卷一

虞初新志卷十九

卜娜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宏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一亞細亞洲巴必窩城 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
京都城也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
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
九丈闊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
園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
每日三十萬人

寬

二銅人巨像。泉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
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
跨下高廣能容大舶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
引海舶認識港口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
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
十二年乃成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多祿
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約一里周圍四里臺
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
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

人

四亞細亞洲嘉畧省茅索祿王塋墓。亞爾德彌
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矩方四
面各有崑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
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疋
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
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
王悵悶而殂。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宏麗奇巧基
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

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爲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軀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諸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曰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

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附公樂場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利亞

巴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埏體勢橢圓周圍樓

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

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

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場相鬪觀者坐圍

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

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

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附海舶

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

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樁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

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
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
年之用他物稱足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
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
場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
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
以待貴者避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
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
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
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

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
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
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
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
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
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
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
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
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
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子人之命攸係，其起程

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艣
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艣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
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
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
洋中萬主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
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卽知舶行至某處離某處
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
佳無事矜奇鬪巧也

初菴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裒蒙
頭雷爲所厭歘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
湯沐浴之奉以香火座上雷仍自裒其翅羽其家
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
計每出入必挾血裒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
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思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
宜但往往同一相值卽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
解我若爲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免我之度量
效臯綢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創不可

加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不
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載而疾雷
揭蓬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
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
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
問汝識其人乎曰實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
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
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抄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
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

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鮓忽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鮓數十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鮓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進於瘡處而地有鮓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不之也按不書河底泥能產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鮓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上海朱錦初投繯尙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廟

潘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
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
涕、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愧微心耳、潘曰、我富貴
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
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
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
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宮翰、甚至
康熙王子綬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
刻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
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紹雲鄭賡唐、天啟丁卯孝

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
子惟鵬載鵬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
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
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爲首而朱次之
豈謂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
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
聖裔時值交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尋補奉
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衣屢夫

遊

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眾。皆頭帶包角巾。不乃髻土方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火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撲。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

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襪被隨之往月餘抵
中洲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
吾子爲歸申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
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
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爾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
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
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
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
誰爲吾父出所蓄奕譜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果
先勝我言即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喪然